

母亲最爱画牡丹

安如石 文图

母亲生前最喜爱的花是牡丹，最爱画的花也是牡丹。我家客厅挂着一幅画，是多年前我乔迁新居时，母亲精心创作送给我的巨幅牡丹图。如今，母亲离开我已15年了，每每驻足画前，凝视绚丽多姿、雍容华贵的朵朵牡丹，母亲的音容笑貌就浮现在眼前。

母亲一生教书育人，离休后依然闲不住。她先是投身社区志愿工作，古稀之年又走进市老年大学美术班，重拾画笔。授课老师擅长画牡丹，与母亲的喜好不谋而合。

其实母亲对绘画的热爱早有迹可循，上世纪50年代，她在农村小学任教时，就曾在生产队的墙报上挥毫泼墨。我至今记得，母亲画的是一捆捆粗大的稻穗，稻穗上跳跃着胖娃娃，还有一座座粮仓，每一笔都洋溢着丰收的喜悦。

晚年习画的母亲，凭借早年的艺术积累，进步神速。短短一年，她便掌握了绘画的基本技巧，从临摹到写生，从素描到创作，渐入佳境。她笔下的牡丹，写意灵动，工笔逼真，常常被老师当作范画点评。在1995年装裱第一幅牡丹画作后，十余年间，母亲创作了近500幅作品。母亲爱牡丹，画牡丹，把对牡丹的喜爱之情都倾注在画中。妙笔生花，母亲画的牡丹五彩缤纷，栩栩如生。除了牡丹，母亲还画梅、画菊、画荷、画竹，乃至山水鸟兽，万物都在她的画笔下绽放生机。

母亲的画品，恰似她的人品。牡丹的雍容，映照出她高贵的气质；梅花的坚韧，象征着她不屈的傲骨；菊花的清雅，展现着她脱俗的风姿；荷花的纯洁，诠释着她高尚的品格；翠



作者母亲画笔下的牡丹

竹的挺拔，彰显着她正直的人格。她一生豁达刚直、勤奋敬业，用画笔与行动，为我们树立了最好的榜样。

母亲的艺术成就斐然，她的牡丹长卷《国色天香》荣获国际书画艺术交流大展赛金奖，还多次在市、区书画展中获奖。她不仅在艺术领域发光发热，还热心公益，曾在社区举办画展，并现场创作牡丹画作赠予社区。

2009年10月，母亲留下四幅牡丹画作，落款“留念”二字。这在她的创作生涯中前所未见，仿佛冥冥之中，她已预感到与我们的离别。两个月后，母亲因病离世。弟弟随后整理出版了母亲的画册，每当翻开这本画册，母亲伏案作画的情景就浮现在脑海中。她用画笔留下的不仅是艺术，更是对生活炽热的爱，对子女绵长的情。

邂逅多肉

郭爱川 文/图

与待补小镇的相逢，恰似一场意外的邂逅。这座隶属于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的小镇，在此之前，于我而言全然陌生。

到西双版纳途经这里需要在此休息一夜。在酒店办理入住时，一盆独特的绿植闯入眼帘：几条毛茸茸的绿柱自花盆倾泻而下，植株内绿外白，宛如被精心雕琢的艺术品。土棕色的花盆呈上浅下深的渐变，从圆润饱满的鼓形自然过渡为细长形态。那些绿柱比拇指更为粗圆，长短错落有致——有的刚探出花盆，有的与盆沿平齐，最长的已垂至吧台下方，末端还微微上翘。虽看似毛绒柔软，指尖轻触却能感知根根尖刺，显然属于仙人掌家族，可那些小刺却奇妙地融合出柔和圆润的质感。

环视大厅，多肉绿植长势旺盛，茶几上、沙发前、墙根处，目之所及皆是蓬勃生长的多肉。它们形态各异、种类繁多，与我往日所见截然不同。以前也见过多肉，多被栽种在精致小巧的花盆里，小巧玲珑，高度不过一指。我见过最多

的也只是林林总总摆了一窗台。而这里的多肉，肆意地挤满一个个花盆，有的甚至长到一尺多高，尽显旺盛生命力，和我以前见过的多肉简直是两回事。想起家中那盆精心养护两年的玉珠帘，生长迟缓，长度还不足两寸，两相比较，更觉惊叹。

晚饭归来，漫步于小镇百十来米长的小巷，发现竟林立着十余家酒店。令人惊喜的是，许多酒店门前都摆放着成排的花盆，无一例外种满了多肉。高低错落、连绵成片，宛如绿色的波浪，勾勒出小镇独特的养花风情。

再次回到酒店大厅，我又被那盆毛茸茸针刺刺的植物吸引住了。我反复端详，试图探寻它独特魅力的根源。它看似柔软，却暗藏锋芒；浑身尖刺，却不显凌厉，仿佛有一种难以言喻的魔力在流转。

忍不住向老板娘询问它的名字，得到的答案令人恍然：“九尾狐。”刹那间，所有疑惑都有了解答。可不正是如此？那若隐若现的妩媚与神秘，恰似神话中九尾狐的绰约风姿，丝丝缕缕，撩拨心弦，

自我们踏入酒店的那一刻起，便用独特的姿态与神韵，悄然占据了我们的目光与心神。

后来查资料得知，九尾狐是仙人掌科的多肉植物，成熟植株长度可达1.5米左右。幼苗期直立生长，成株以后开始进入悬垂生长，分枝长到9条以上的时候，便拥有了“九尾狐”“九尾妖狐”这般充满奇幻色彩的名字。

抵达西双版纳后，在村庄中再次邂逅大量多肉植物，种类与待补镇的相似，却生长得更加恣意张扬。有户人家的玉珠帘一盆一盆悬挂在房檐下，连绵数十米，宛如绿色的丝带随风轻摆；更有甚者，玉珠帘从楼上倾泻而下，形成一道生机勃勃的绿色瀑布，令人叹为观止。

原来，在家中被呵护的多肉，在云南的土地上竟能如此肆意生长，想必是得益于充足的阳光与独特的气候。待补小镇的多肉，恰似一场精心安排的前奏，为我即将领略的西双版纳多肉盛景埋下伏笔，这场与多肉的初遇，也成为了旅途中难忘的独特风景。

竞赛答题促学习

郝妙海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各类智力和知识竞赛题在大报小报及杂志上层出不穷。因为爱好写作且稿件常常见报，再加上工作需要，我订阅了十来份报纸，自然也成了答题大军中的一员。

《山西农民报》从1985年到1990年举办了5届“读报知识竞赛”，我全部参与且届届获奖。那时，我对这份每周两期的报纸格外上心，缺一期都不行。每次答题多在春节期间，我把业余时间全用来钻研题目，直到答案寄出，才去走亲访友。那五六本装订起来的报纸，我一直珍藏着。

1993年，《农民日报》举办“人参果杯读报知识竞赛”，我荣获一等奖。报社通知进京领奖时，爱人刚做完胆囊切除手术还未出院。安顿好爱人后，我匆匆赶往北京，凌晨下车，上午参加颁奖座谈，下午就踏上返程。那次的奖品是一台价值约3000元的昆仑彩电，考虑实际情况，我折价领了2000元现金。

1995年，《山西日报》举办“大正杯种子知识竞赛”，我又获得了唯一的一等奖。可奖品是价值2000元的种子，对种地不多的我来说毫无用处。好在有亲戚帮忙，才将种子转让出去。

几年中，年年答题，屡屡获奖。奖品多样。有的领回来，根本无用，有的干脆不领。但我沉迷答题，享受阅读和答题的过程。几年累积下答过题的报纸，就有厚厚的一摞。除上面的几种外，还有《太原日报》《山西科技报》《山西卫生报》，以及《人民日报》《中国青年报》等。答题的内容也涉及农业、林业、法律、医卫、科技等诸多行业。有的竞赛，干脆就冠以“百科知识”“百业知识”，100道题便包罗万象。为了答题，我常跑书店，书橱里多了各种工具书，涵盖农业、林业、戏曲等多个领域。

后来，答题热渐渐消退。但这些工具书却成了我藏书的重要部分。我也一直坚持读书、写作，每年仍有四五十篇文章见报。那段参与知识竞赛的经历，不仅让我增长了知识，更培养了受益一生的好习惯。



▲ 九尾狐
► 玉缀

